

他坚决不要我们搀扶

他坚决不要我们搀扶,但他的双腿已撑不起他一生的重。他焦躁起来手在空气中抓着,要抓住一处栏杆,一堵墙,或者哪怕一根草但他屡屡抓空

他只好让我们搀着他走像个蹒跚孩子重新变乖。他太重了。我们的手里,他一生的不堪和病痛在不断下沉,只要我们松开手他立即就被世界抛弃

他一上到我的车便哭了,一把刀子把我切割成不规则的碎片疼,撒了一地。到了医院,在候诊区他又哭起来,八十七岁的他,让我看见了七岁迷茫的我

近晚

我们在近晚时分来到这里。沉沉落日,像我们生命中的某种暗示悲壮,但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医院大楼在淡弱的日影中翘翘超超,像极一个脑梗复发的病人。大堂里,灯光次第亮起抗衡将临的黑暗。如果听力足够好你能听到它们搏斗的声音。

我将他安置在电梯口旁的一张椅子上,叮嘱他千万别走开,我去停好车子就来。在我起身离开的一霎那,我捕捉到他眼里掠过的一丝不安。

走出大堂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当中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暮色与灯光缠斗的光影中,他的身影正在缩小,变得模糊“这模糊的身影正是世界跌出的黑洞”某些不能道破的秘密深藏其中“当你揭开它,你就触碰到痛。”

人影如鱼,在一潭浊水中交织,穿梭我脑中忽然闪过一个怪异的念头:假若我把他扔在这里不再回来,他会怎样?——这不可能的假设并非绝无可能,白日正走在一条溃败的路上。

那一瞬间,我呼吸困难,后背发凉

暮春漫笔

谷雨过,春将逝,又是一年别春时!暮春时节的一场透雨,把万物的污垢都涤净,连同我心中的尘埃也一起抹掉。雨后的空气异常的清新,一切都是那么干净。旷野目之所及皆是葱绿,道路及路两边的树叶也被洗刷得纤尘不染,树叶和青草都泛着绿色的柔光。

习惯了独来独往。下班后,一个人驱车去西葛驿站看海。

开心或不开心都喜欢去看海,漫步海边,吹着海风,静静地听听海潮的独吟,静心梳理自己的情绪,我似乎能听懂海的叙说。此刻,天地间只剩下我和大海,细细的沙子安静地聆听我和大海的对白,就这样度过了宁静的黄昏时光。

海的胸怀是博大的,无论清流浊流,都能容纳。在大海面前,人真的是太渺小太渺小了。

忙碌的日子,时间推着自己一步一步向前走,很久没有停下脚步来回望来路了,也很久没有正视自己的内心了。这段时间,我把心全部放空,心情脚步才能轻盈。

世事如棋,局局不同,踏出的每一步,都有定数,落子无论有悔无悔,都是一个人的选择。所以,一开始就要慎落每一子,免得一步错步步错,无法回头。

时间是一位哲人,好与坏,对与错,它都会给出公正的结论。不过,需要耐心的等待。时间也是最好的良药,很多心灵的伤痛,它都能治愈,只是需要一定的过程。

清醒地跑向那混沌

人生是场赛跑,其间时间修长,目标运化,犹如浮萍,飘飘荡荡。极目四望,皆尽虚妄。可喜的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都渴望着跨过时代逆流,走得更远些,再有价值些。因而,在人生这场自我导演的戏剧里,我们心怀希望,清醒地跑向那未知的、神圣的、不可观的混沌中。

我们荒谬地活在这世上,本应走走停停,以自己的方向应对人生逆境,却因为世界的发展浪潮,为了所谓的价值、利益、意义,自顾自地开始无休止的奔跑。古人有云:“生如芥子,心藏须弥。”尽管我们个人犹如灰尘一般微不足道,但也不应满足于眼前的苟且,要充满对诗与远方的向往。人生路漫漫,如果没有目标地跑,就仿佛将自己关入监狱,作为阶下囚,身边的一切事物都是新奇的、明亮的,可你在一二次的自我否定中忘掉自己出发的缘由,终究在时间的推演中湮灭,你渴望主动,光明与自由,但你的胸无大志与短见像镣铐一般锁住了你的发展,终日郁郁寡欢,在反复地自我怀疑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因此,欲出发,先制定目标吧。人生是一场修行,有的放矢地奔跑,才能不掉速,不跑偏,才能始终保持清醒。

生如逆旅,一苇以航。奔跑中面临的苦难我们无法避免,困难就像毛衣线头,数量之多,棘手程度超乎想象,但置于不顾只会让麻烦越来越大。苦难是人生修行的必修课,也是检验成功的试金石。没有苦难,我们就不能拼好人生这块艰巨的拼图,保持马行千里,不洗沙尘的意志,将苦

而大楼外面,太阳像一块将要溶化的铁仍存留着最后的光。

神经内科的走廊上

脑梗如河道淤塞再度发生仿佛黑夜的崩溃不可逆转。到了医院,他还在哭无论我们怎样低声劝慰,他只是用眼泪和含混的声音言说隐忧和恐惧

神经内科的走廊上,这条无桥之河顺流漂下的轮椅、助行器和一根根朽木分娩出虚无。有人要在他们坍塌的身体上种出花他们自知:枯叶流连枝头的青翠季节却无力重返春天

朽木无叶,孝道葱茏迎面而来的中年村妇,轮椅上嗜睡的是她的老母亲还是婆婆?即将被口罩遮蔽的小脑袋如铃铛侧垂,说出重输液瓶即将滴空,蜷缩的身子已经布满时间缓慢的蛀洞是否会有一只正在破茧的蛹生出一双蝴蝶的翅膀说出轻

他脑部的水利工程

我在每个盒子上工整地写下——天舒片:每天3次,每次3片。口服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每天1次,每次1片。口服
铝镁匹林片:每天1次,每次1片。口服
非那雄胺片:每天1次,每次1片。口服
阿托伐他汀钙片:每晚1次(睡前),每次1片。口服
……

他的脑部水网交错,大小河汉年久失修,淤塞出的脑血管经妙手疏浚廿日,如今回到家里遵医嘱,从今天开始,那些药盒子就是他旷日持久的水利工程

他看我的书写郑重其事仿佛看到沃野千里的河山从此再无旱涝之灾。先前我从他的眼里曾听到一声暮鸟的哀鸣,那两只浑浊的深潭在风吹过的褶皱铺展之后,水面上平躺着秋日落霞的安静

这段时间,我在听书一部叫《断舍离》的书。其实都是一些心灵鸡汤,不过有时候适当喝一点,也是有些裨益的。不得不说,生活是需要删繁就简的,对于一些没用的东西,必须学会断舍离,舍弃有时候也是一种得到,特别是不要让那些无意义的人和事消耗自己。

去年年末,手机被盗,所有的照片、数据,还有收藏,全都化为乌有,当时心空落落的,特别惋惜,特别沮丧,很长时间都无所适从。一直认为那些东西很有用,不可或缺,实际上,没有了也没有太大影响,只是给生活带来了些许不便,仅此而已。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是舍弃不了的。当下所拥有的才是最珍贵、最值得珍惜的。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豁达了,上周娱乐群里有一件事是关联到我的,可我选择无视,若无其事保持缄默。其实,乍看消息,我内心也有一些触动,只是微澜过后很快就归于平静。那天梅子在大澳海边问我为何那么淡定,不回应一下。我知道她非常内疚,我说清者自清,自己没做过有何惧怕的,而且我能理解。她说为这事焦虑了几天,觉得很对不起我,然后我还反过来安慰她。事已至此,面对自责满满的她,我知道沉默才是对整件事最好的回应。

那天,刚好看到深圳姑娘小春发的心语:“放过自己,开心才是生活的刚需。要有热爱的事物,够勇敢,有底气。能在困难时坚韧乐观,能在平凡中活得开心自由。”

深以为然。

难坚定地,毫不犹豫地踩在脚下吧。

未知的一切令人生惧,所行道路的正确与否未知,我们会受到的伤害未知,但我们依然可以胸怀希望。因为,未知的事物才具有张力,才是构成我们人生的最基本要素。给人生些希望,在梦幻泡影中飞驰,笑观世间百态;不给失望,失望只能作为万里晴空时的快行冷锋,它势必会到来,但我们可以让晴空存在的时间更长些,更满足些。

世界深深地涵养了个体的生命,没有谁想毫无意义地归于黄土。既然还在奔跑着,那就不要被条条框框所禁锢,伸开双手,挥舞双臂,自由自在地跑下去吧。不要像被福尔马林浸泡的哈姆雷特一样,空有一副躯壳,却再也没有献世的斗志。我们要不顾一切地觉醒,不要想能在这世上留什么,而是该思考如何傲然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不要想怎样才能跑得更久,而应知晓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最大的价值,反正都得跑,不如跑得更自我些,更有力量些。你要相信,沿途的风都是甜的。

倒下不代表失败,死亡不代表终结,肉体消逝,精神永存,既然选择了活着,就不必在意世俗的眼光。同自己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

混沌还是时常让我恐惧,但我要向着黑暗奔跑,自由无惧地奔向终结。管它呢,继续与物质世界抗争吧,虽然终有一天我们将屈服于此,至少我们还持有对抗的力量。我若努力,相信全世界都会为我让路。

晴耕雨读慰平生

是我们的强项。军棋战场上炸弹打埋伏、工兵挖地雷、夺旗胜出;象棋在车走直、炮隔一、马行日的张弛有道中攻城略地,屋里惊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屋外,雨水落在瓦上沙沙作响,随之雨水有节奏地掉落天井,滴答滴答之声不绝,岁月就在此时无限延长。

然而,祖母从厨房出来后,说:“下雨天,空闲了,要读书了。”于是,游戏停止,小孩们打开书包,练字、算术、阅读……

明生哥、八姐是我们村考上公费师范生的80后,祖母从没有进过学堂接受过教育,在她的认知里,教书先生是最让人尊重的,所以,常常以此来激励我。鉴于祖母的殷切期盼,于是,我装模作样地打开书本,放声朗读:“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祖母虽然不明其意,见我如此卖力,将难得的豆腐皮用筷子捞出递给我。晚饭时还特意给我盛了一碗满满的豆腐饭。这种暖心举动,自己不好意思胡闹了。

当真心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是可以领悟到事情本身所蕴含的价值的。多年的读书习惯形成一种内在的驱动力时,我们会发现一个浩瀚的精神世界值得我们如痴如醉地去探寻。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辛弃疾的豪放词中,激荡着自己年轻时的豪情壮志,一往无前;

当在人生的长路中屡屡受挫之时,又在苏轼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中重拾对于生活的乐观与豁达。

“求索不易,此中甘苦,应自知之,毋负老人训也。”当我告别田间地头,以一个教书先生的身份,向座下的弟子们讲述着那些关于求学故事的时候,心中不禁感慨万千。所有的艰辛努力,总会在不经意间有所回报。虽谈不上功成名就,但作为农家子弟,在那些悠长的岁月里,总算没有虚度光阴。

“年深外境犹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身处异乡,开始人生新的征程,个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但读书依然是生活最重要的部分。家族晴耕雨读的传统已刻在自己的基因里,超越了求取功名的阶段,最终成全了最从容的自己。

每假假期,回到家乡,行走在家乡的群山,流连于村子的田间地头,三岔河向前奔腾不息,像极了一代又一代的客家子弟,坚持晴耕雨读,艰苦求学,迈出大山,追寻属于自己的理想。

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回望历史,客家人的脚步从没有停止过。在先辈的智慧庇佑下,客家人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传统与文化信仰,不断奋进。诗礼传家,晴耕雨读,进退有依,足以慰平生。相信,下一代的客家子弟沿着先辈的足迹,可以走出更广阔的天地。



放风筝 柯丽云 摄

巴掌粿

“亚兰,去趁圩吗?”母亲笑盈盈地问正在抛石子(农村儿童玩的一种游戏)的我。

我放下石子,抬起头眨巴眨巴眼睛,一脸期待地问:“要买巴掌粿哦,没有的话,我不去。”

母亲如往常一样,用食指使劲地戳了一下我的额头,说:“你这小机灵鬼,就知道吃。”然后拍拍我身上的尘土,拉着我向村口走去。

童年成了远去的记忆,但这样的场面却时常在我脑海索回。关于故乡,关于儿童时期的幸福,都浓缩成精华,装进了那香香软软的糍粍里。

糍粍是我们家乡的一种特色小吃,每逢圩日,镇里都有得卖,若是平日,卖糍粍的就挑着箩筐,走村串巷。那时做糍粍卖的,全镇只有三两个人,想在家门口想买一只来吃,那几率就和中彩票一样低。因此听到悠长而富有年代感的喊卖声,就得三步并作两步,循声而跑,幸运的才能看见卖糍粍的挑着扁担,晃悠悠地拐进小巷。

糍粍是以本地大糯米为主要制作材料的食物。它先是把糯米煮成饭,放置晾凉,然后放到石碓里春至绵软柔韧、光滑泛光,然后把饭泥制作成乒乓球大小的团状,再搓圆、按扁、捏成窝状的糍粍坯,再把事先准备好的馅料放进糍粍坯里包好、粘牢,再搓圆,就可以吃了。糍粍的馅

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绿豆和花生为主,用煮熟的绿豆和花生,加上油盐炒至飘香。另一种是以炒脆的花生加上红糖粉,五五混合。这两种馅料,一种香糯绵长、有嚼头,一种甜脆、舒心,各有各的味道,每次都得吃上两种味的才算圆满。

在20世纪90年代,物资尚不是很丰富,我们这些小孩,就盼着圩日,然后跟着大人赶集,在镇上冲着大人随便撒个娇,大人们就会爽快地给我们买上一只。白白胖胖的、绵软柔韧的糍粍,我们放在小小的手掌心,仿佛拥有了全世界。在孩子们看来,糍粍和大人手掌一样大,所以又戏称糍粍为巴掌粿。大人们知道后,高兴时就说:“快来,买只巴掌粿给你。”我们就会屁颠屁颠地跟上去。若是大人要处罚调皮的孩子时就说:“来呀,给你一个巴掌粿(就是打耳光)。”我们这些孩子们常常都能审时度势,感觉不对劲,撒腿就跑,留下一串银铃声般的“不要,不要”。

在嬉戏与吃糍粍中,我们跟着时光的车轮慢慢地长大。因为求学与工作,离开了那满是糍粍香的故乡,到了钢筋与水泥建成的森林城市开始不一样的生活。

幸好每年父母亲都会回几趟家乡,选定回去的日子,必须考虑是不是圩日。其实主要是惦记着糍粍,难得回乡一趟,不买上一大

袋糍粍,怎么也说不过去。所以父母亲从乡下回到城里,必是带上一满满的一大袋糍粍,吃上两三个,那唇齿间的糯米香,溢满了整个家,仿佛把故乡也带到了身边。

醉心于故乡糍粍的香糯绵长,苦于心里的小馋虫总喂不饱。在小城里吃完糍粍后,总免不了抱怨一句:城里人都没有生意头脑,那么好吃的东西,都不懂做起来卖,有钱都不会赚。然后必定会有人搭上一句:工序复杂,全手工,还需要石碓,城里人精得很,他们才不会干这些花大力气才能赚小钱的事,更何况城里也有和糍粍长得像的糖心糍。虽然糍粍缺少了外皮的糯香和绵软,也少了内馅的香脆和来自大自然的豆香味,但符合城里快节奏的生活。

每次想到这些,我们都陷入沉默。因为母亲说过,时过境迁,现老家圩日里,做糍粍卖的仅有一位老爷爷,他从十几岁就开始做糍粍卖,现在已有七十多岁。偌大的一个圩镇,赶集日熙熙攘攘,人多的是,但只有那个老爷爷在坚守着那属于故乡的味道。等老爷爷百年后,或许那种唇齿留香的糍粍就消失了。那种带小孩就买糍粍的赶集乐趣,大概也只能存在记忆里吧。故乡糍粍香,慢慢就演变成了一种乡情、乡愁,一种渐行渐远的故乡记忆。